

优秀

田渊栋 [我的主页](#)

(声明：本文只是小说，作为内心情境的夸张化描写，绝不对应真实世界。)

我和她并肩坐在悬崖边，一块大石之上。一伸腿，便会坠入面前的深渊，万劫而不复。

无声无息的黑夜笼罩着整个大地。风动，长发拂过我的后颈，在这个炎热的夏夜，传来些许阴凉的感觉。

不知不觉间，心跳舒缓了些。

“我说 Gins 小姐……你想和我说什么呢？”我问道。在这里我曾经试图跳下去好几次，但每一次都被人看见而阻止。

真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。

然而那些阻止我的人，只是说些“不要轻生”之类的套话，或者带我回家，嘱咐父母严加看管，便这样结束了。

坐在那里神情专注地眺望远方的她会说这种话么？哼，这种话无论是谁都能够像个木偶一样背出来的吧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

凭心而论，我想不出她会说什么。

“其实，我也很想跳下去呢。”她突然开口，打破了这黑夜的寂静。

我吓了一跳，没想到她竟然会这么说。想自杀的人和劝阻自杀的人难道会拥有相同的心境么？不可能啊……

“骗人。”我皱起眉头否定道。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她回答，似乎对我的态度有些无所谓，“你……愿不愿意花十分钟的时间，听我的故事？”

故事？

“哦，好啊。”我点头，“不过励志的故事我听得多了，如果是那种的话……”

月光洒在她的脸上，我看到轻轻的一笑。

“真人真事。”她说。随后，这个名为 Gins 的女孩，在之后的半小时里，打开了自己的回忆。

她把故事讲得相当细致，平静中带有波澜，听来让人觉得那的确是发生过的真事，然而述说者自己似乎没有什么感情，仿佛故事里的角色，不是她一样。

一种无以言喻的违和感。

“哦，是这样么。”我听完了，说道。

“所以说，其实很多时候勤奋并不能创造一切。命运早在你出生的那時候，就已经注定好了。”

她以这句作结，随后默不作声地看着我。

“呵呵，这个我知道。无非是让大家安分守己地生活，不要整天想着吃天鹅肉。”我笑着回答。励志的话我听过一百遍，这样的话我也听过不下五十遍了。

这种隔靴搔痒的伎俩，我早就已经麻木了。没人真正理解我，理解一个永远徘徊在第二名的人的心情，于是就只能以教科书式的发言来说教罢了。

面前这个看起来比我还小的女孩子，想必也只是普通的同情吧。

我有些不耐烦地站了起来，不过出于礼节，脸上还带着微笑：“知道了拉。”

我以后不做无谓的举动就是了。自己的生命是可贵的，不是么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她却还坐在那里，低下头，以很轻的声音，“于是别人的生命，怎么样都无所谓。所以我，把她推下了悬崖。”

我呆住了。

因为那细如蚊蝇的坦白，几乎差点将我一拳打晕。

“你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是啊，想要做第一的话，让第一消失不就可以了么？那个人是如此的讨厌是么？她总是站在你的面前，无论你多努力都无法超越。你的生活看不到希望，没有丝毫的成就感，每一天，每一天都背着包袱生活着，在阴影里生活着。哼，不是么？”

一连串的话语，穿刺进我的耳朵。一贯清醒的脑袋开始嗡嗡作响。

“你……你不要教唆我去犯罪……”我脸上发烧，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，连连摆手，“我……我不会这样的。”

那一刻，我真想拔腿就跑，再也不要见到面前的这个人。

她一把拉住我。

“回答我，有这样的想法么？”

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。

这个可怕的女人……力气怎么那么大！

我分明知道这个想法是如此地不道德和荒谬，却怎么也无法将“没有”说出口。

天啊，我究竟在想些什么啊？

一番无谓的努力之后，我停止了挣扎，转过头来和她四目相对。我惊奇地发现，她的脸上，有很细的两道泪痕。

是刚才么？

“听好了，不许再来烦我！”我拿食指指着她的脸，朝着她吼道，“我不跳崖了，我割脉，你管不着！”

和刚才的情况完全相反，这次她低着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“随你便。”

她看着我，终于丢下三个字，一甩身，渐渐消失在黑夜深处。

从此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，这个名为 Gins 的女孩。

起初我并不在意，只是因为这个，再也没去过悬崖那里，也没有什么自杀的冲动了。割脉什么的当然只是说说，我可没有勇气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鲜血流尽。

倒是成全了她的好意。

可是在半年之后，当我再想起这事的时候，突然觉得，或许她并非我一开始预料的那样，是以一颗所谓“慈悲”的心特意过来说教的。

她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；她这样做的原因，只是因为，她和我是相同的人——所谓承载着“优秀”之名，但永远不能攀上优秀顶峰的人。

她只是想要找个有相同境遇的朋友，共同诉说些心事吧。可惜……

“嫉妒心是可以杀死人的。”自己只是想想，而她却已付诸行动……她小小的身体里，将会承受怎样的负担？

在应该安慰的时候没有安慰，这或许是我的过错，我不敢想象。

我不禁有些着急起来了。

好几次，我带着莫名的焦虑，梦见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女孩。我试着给她写信，然而每次提笔，都无法下手。

“无论如何，你是个优秀的人，这就够了。”或者是“没事的，你还是比很多人活得快乐。”诸如此类的话，居然从我的嘴里说出来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

不过我确实说了---然后狠狠地划掉，换一张信纸。

究竟应该说什么呢？

不知道。该死，这个世界一旦有了比较，那真是糟透了。

自己的问题都无法解决，又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别人的呢？

转眼间，两年过去了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也想过了很多回，写了很多东西，却总是得不到一个最终的结果。人都应该争取第一的不是么？可是为什么各人的命运，各人的智慧，会在出生的时候注定？

这真是个不公平的世界。

唉。

然而我总有愧疚感，并因此无法平息自己不断思考的冲动。似乎那个女孩一直在那里，一直在那个悬崖边上，等待着答案。

天，我实在忍无可忍了。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大多以发疯告终，那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

终于某一天，我抱着所有这些信件，来到那里。

不管她现在在哪里，不管她是死是活，我总之想告诉她，我尽力了，没答案也没办法。我承认我的无能，要问的话，就去问那个第一好了。

哼。

那又是一个夏日，不过是白天，万里无云的天气。

我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大声朗读着所有写过的信件。读完一封，就把它扔进一旁的火堆里烧掉。

烧掉十多封之后，我突然停下来了。

我忽然不想烧了。

这两年的心血，难道就白白浪费，变成飞灰么？我不愿意。

天空还是湛蓝色的，一切都没有变，只是---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我从小以来，就那样的愚蠢，愚蠢到要从别人手中，找到自己。

这一叠信，这所有的文字，这两年来所有的挣扎与苦闷，正是我自己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，独一无二的证明。